

在你掌裏盛住無限

「黎紫書的小小說世界」講座後記

■ 蔡少鋒

有聲書平台「書聲」於2022年7月19日假聖公會聖馬利亞堂莫慶堯中學禮堂及SONATA藝文空間，舉辦「黎紫書的小小說世界」講座。講座邀請到身在海外的黎紫書女士以線上直播的形式，與在場的師生及公眾分享，並由三位資深的中國語文科老師鮑國鴻、林惠娟、陳志堅與她對談，其中鮑、林兩位更是《黎紫書小小說》的編者。

當日的講座話題圍繞「微型小說」這種文類。陳志堅老師指出，一篇微型小說約一千字的篇幅，已可看到完整的故事、主題，同學可以從中學習如何寫出獨特的地方、安排文章的喘息空間等，並有助培養同學的文字敏感度。林惠娟老師便提到，《黎紫書小小說》是以「主題」、「學生可能會遇到的問題」分類，即使部分故事的內容較為陰沉，也可提醒讀者「人生有不圓滿的地方」，但仍要追尋美、善。

從微型小說學習作文用字、渲染氣氛等

講座中特別安排莫慶堯中學的同學聲演當中幾篇小說。第一篇是〈春滿乾坤〉，黎紫書分享了她寫這篇小說的背景：她曾經在一個網上小小說論壇，看到以「味道」為主題



黎紫書女士以線上直播形式跟三位老師對談，分享寫作經歷。
(台上左起：陳志堅老師、鮑國鴻老師、林惠娟老師)

舉辦的徵文比賽，但許多參賽作品都與「味道」無關。她感到「技癢」，又認為小說必須切合主題，於是把自己曾在四川成都友人家中吃團年飯的經歷，改寫為微型小說。

〈春滿乾坤〉裏的母親忙於煮，兒子媳婦則忙於吃，兩者之間彷彿隔了一重，讀者可以讀到這家人的關係似有不妥，而當中父母的落寞更與「團年飯」帶給一般人的印象有落差。故事裏的母親每年均親自下廚做團年飯，這年到餐廳「福滿門」訂了一道鱸魚，幾個兒子媳婦卻沒有吃出分別來，「福滿門」的名字既有諷刺意味，也寄寓了作者對這個母親角色的同情。黎紫書特別提到小說名字「春滿乾坤」與故事中的重要線索「福滿門」有關，也交代了春節的背景，可見微型小說的字數有限，因此每個字（包括題目在內）都不能浪費。

林老師認為這篇小說可以讓讀者反思與家人的關係，但提醒讀者不應站在「道德高地」批判故事中的角色。另一位編者鮑國鴻老師特別提到，他在編《黎紫書小小說》時沒有忘記語文教學，譬如同學要寫「一年期待的節日」這樣的題目，就可從〈春滿乾坤〉中學習如何以香味、飯菜等渲染節日氣氛；而同學反覆玩味這篇小說，能明白到故事裏的團圓只是表面，作者刻意營造的歡樂氣氛和「福滿門」的名字都帶有強烈的諷刺意味，這個閱讀過程有助提升閱讀理解能力。

微型小說與寫作的取材

鮑老師提及他特意找了好幾篇黎紫書的早期作品讓同學學習，黎紫書於是提起她早年在馬來西亞怡保做記者的經歷。當時她負責採訪社會新聞，「報憂」是她的日常工作，常常接觸到老人、被遺漏的長者、人們的落寞和困苦等題材，心中因而感到難受。她便以這些題材抒發自己的困擾，也希望能讓更多人留意到社會上的這些人，或是自己父母的情況。她謙稱當時技法有限，而且還未好好掌握微型小說這種文體，但相信編者能因應同學的需要編選適合的作品。

陳老師提到，中學生較為熟悉環繞家庭的題材，不少同學常會以家人的死亡為作文的題材，



莫慶堯中學的同學聲演《黎紫書小小說》中的作品。



並把死亡形容得十分震撼，因此他特別推介黎紫書的〈陽光淡淡〉。他提到這篇小說簡單交代孩子的死去，把死亡寫得冷靜而淡然，作者描寫淡淡的陽光灑落，故事裏的女兒不明白哥哥死去，更加深了母親的傷痛。

黎紫書回應，自己在當記者時，曾近距離看到溺死小孩的遺體，因此想嘗試以母親的角度來寫這個故事。她強調自己雖沒有為人母親的經歷，但認為作者應有能力「扮演」，因為寫小說要「進入」其他人的思維，才能打動別人。鮑老師藉此提醒同學，在生活中或閱讀中提取素材，對於寫作的人是十分重要的。譬如黎紫書的作品中，便關注到幻聽者、自閉症患者、失婚婦人這些弱勢社羣，這些題材均與她當記者時的見聞息息相關。

談到這一點，林老師特別推介書中的〈同居者〉。故事提到女主角在請人修理天花板的水管時發現衣服、雜物，得出有人跟她

「同居」的結論（真相最終在結尾揭開），由此寫出現代社會的疏離與孤單。

同樣的故事 不一樣的角度

講座最後聲演及賞析的作品是〈歸路〉。小說以派出所的民警為敘事者，提到一個老人經常到派出所報失，在某天卻失蹤了。根據小說的敘述，可以推斷老人的失蹤，與他每天「往返的必經之路」因準備併入綠化帶而被剷除有關。這個情節源於黎紫書十多年前，在北京居住時的見聞與所思所感。那時候由於當局要籌備奧運會，而在北京的大街小巷進行多項工程。有一天，黎紫書常常用到的的小徑在一隊人動工過後，轉眼間已鏟除變為綠化帶。她因而想，社會發展的速度有沒有考慮到居民的需要？小說中報失的老人與時代格格不入，又找不到歸路，所有人都不當作一回事，但這個老人正是僅有的記得舊日生活美好的人。

講座後，參加者在莫慶堯中學 SONATA
藝文空間熱烈地交流看法。



林老師指出，〈歸路〉是作者由親身經歷引起聯想而成的作品，文憑試寫作卷中有「重遊舊地」的題目，所抒發的感受與作者相似。然而，同學寫作這一類題目時，筆觸往往太用力；相對來說，黎紫書輕輕下筆，則更易使人動容。小說提到老人失去「以前種下的一棵樹」、「豬肉的香味」、「街頭的老店」等等，這些都是真實的「失去」；相反，結尾提到「我」的妻子所看到的景觀，則出於想像，是虛無的。兩者對比之下，更見失蹤老人的悲哀。

鮑老師提到，〈歸路〉寫的失智老人是社會上的弱小，但小說裏派出所的民警依然樂意招呼他，為他每天到派出所報失「打開本子給他備案」，可見不同人看同樣的故事會有不同的感受，我們必須有慎重的思考與包容的

心。鮑老師又指，〈歸路〉雖然寫到人生的灰暗，但也可見作者的人文關懷，反映了作者對幸福、和諧、美善的憧憬；我們可以由此回想，自己如何對待親人乃至其他人，因而可發揚美善和愛。

陳老師則表示，他由〈歸路〉的故事聯想到黎紫書的另一篇小說〈窗簾〉（無收錄在《黎紫書小小說》中），故事提到主角先因沒有掛窗簾而被鄰居投訴，掛上窗簾後又被新來的鄰居投訴，可見我們應學習包容，並以不同的角度看待事情。林老師回應說，在每一個階段，有不同經歷，去讀同樣的作品，自然會有不同的感受或得着。

掌中的大千世界

講座的最後，黎紫書提到自己開始寫微型小說的經過。她表示，馬來西亞發表文學著作的園地有限，所以報館都鼓勵作者把小說、散文寫得短一點，好讓大家都有機會發表作品。寫作有它「好玩」的地方，但必須認真看待和鑽研。微型小說的局限大，但從另一面看卻是「容易完成」的

文體。微型小說大約一千字的篇幅，卻要呈現出一萬字的內容，她認為這樣的「局限」對她日後寫（長篇）小說幫助很大。因為自此之後，她寫每個字、每個標點都十分注重，而且微型小說也使她在馬來西亞、台灣等地得到很多讀者。

寫到這裏，筆者想起威廉·布萊克的一首名詩〈天真的預言〉（“Auguries of Innocence”），開首是這樣的：

一粒沙裏看出世界，
一朵野花裏見天國，
在你掌裏盛住無限，
一時間裏便是永遠。

（〈天真的預言〉譯本眾多，上面四句採用了周作人翻譯的版本。）布萊克在這四句詩裏以誇張的手法極言「以小見大」的可能，而文憑試卷二命題寫作同樣要求考生具備「以小見大」的能力。卷二命題寫作的「上品」要求之一是「立意明確、深刻」，以往有幾年的評卷參考甚至明確指出考生如能「從人生或人文理想等層面反思」、「從哲理、文化、人生價值等層面思考」而「立意深刻」可獲「上上品」。每篇微型小說的篇幅約一千字，與文憑試卷二命題寫作的上品示例長度相若，黎紫書怎樣在有限的篇幅內，呈現不同的社會現象或人性的美醜善惡，可堪作為同學的學習對象。☞



莫慶堯中學 SONATA 藝文空間